

名家随笔

胡正的灵气

韩石山

山西省作家协会有一批抗日根据地出来的老作家，赵树理过世后，马烽就成了领军人物。山西老作家群里，写小说的四位，是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经历多有相同，年岁也都相差不多，论个人性格、作品风格，则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性格突出、作品风格也突出的，该是年龄稍小的胡正先生。

风格多半是性格的体现，两下里混同了说，他给人最大的感觉是灵气。说话有灵气，做事有灵气，笔下的人物故事，也无不透着一股子灵气。

我进作家协会较晚，初来乍到，听到胡正老师最见灵气的一个小故事，是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受训时候的事。还在抗战时期，伙食不怎么好，常吃的一种饭食是片儿汤，也叫米棋子，稀稀的一碗米汤，漂着薄薄的几片面片。每次吃饭时，老胡总能一连吃两三碗，光面片差不多就能吃饱。一起去受训的，也有马烽他们几个，都觉得奇怪，这家伙捣的什么鬼呀？时间久了，才发现，是胡正在瓦碗的底上，钻了个眼，盛饭时食指抠住碗底，舀上后端到一边放在地上，不一会儿汤水漏光，碗里就全是米粒与面片，拨拉几下吃光，再去盛第二碗、第三碗。

我们私下里说，想多吃点面片的心思，马烽他们未必没有，可是，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还敢去做的，只有胡正一人。

胡正的灵气，表现在工作上，是豁达，是大气，是爽朗的笑声。



再就是，遇事点子多，出了事敢于承担责任。有一个时期，他当过作协的党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在此期间，作协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创办了《黄河》文学双月刊。全省创作的气氛，也热气腾腾，一派兴盛景象。可惜时间太短了，也就四年光景吧。事后我们都认为，老胡多干上几年，会有更大的作为。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我们的遗憾，想来也是他老人家的遗憾。

他的灵气，最直接也最充沛的表现，还是在他的小说写作上。

《汾水长流》这部长篇，是他的重头戏，也可说是代表作。30多年前还没出新版本时，我就看过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初版本。素净的封面上，“汾水长流”四个行草体墨字，实在是漂亮，灵动如行云，又似乎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小说的故事情节，除了记得是写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村里先进与落后的纠葛外，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农村姑娘，是在农业社的办公室吧，跟她的意中人，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是说正经事，也是含嗔撒娇，那扭动的身姿、清脆的话语，在胡正的笔下，真是写活了。我当时就想，山西老作家写男女私情的，还要数老胡。

改革开放后，他的叫得响的作品，是登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几度元宵》，看过的时间久了，人物名字全不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构思。几个不同的元宵节，折射了作家对世事变迁的关注，同时又蕴含深深的忧伤。热闹的场面、抑郁的情怀，亏他拿捏得那么妥帖。

说到这里，还要说说胡正与其他几个老作家的不同。

山西这茬老作家，以小说论，似乎以写短篇见长。马烽、西戎合写过《吕梁英雄传》，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完成的特殊任务，可说是根据地英模材料的连缀，文学的成色要差些。马烽后来还写过《刘胡兰传》，是长篇小说，也可说是传记作

品。他真正有影响的小说，还数《我的第一个上级》等短篇。西戎有名的是《赖大嫂》，孙谦有名的是《伤疤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胡正似乎没啥有名的短篇作品，《汾水长流》是长篇，《几度元宵》短了些，也是中篇。

这是胡正跟几位同僚的不同，也正是他的灵气的展现。

性格开朗，思维活泛，一下笔，就能把场面铺开，把人物的音容相貌全都抖落开来，想停都停不下来，想短也短不了了。

我有时候忍不住想，《汾水长流》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以胡正在长篇写作上显示出的才气，若没有后来的种种厄运羁绊，若让他能一直愉快地从事写作到晚年，拿出两部长篇小说是完全可能的。从这点上说，他是显露了才华，而未尽其才。

末后我还想说说胡正的书法。胡正写的是行草，气势足，动感强。

之所以想到他的字，是想起我退休后，有次去传达室取报纸，竟意外地发现报纸里头夹着个大信封，当下就知道是胡老师送我的字，回去一看是个条幅，上款写的是我和老伴的名字，我即刻的感觉是，都老了，这是胡老师给我的留念吧。

胡老师的灵气，在他的衣着打扮上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夏天穿个制服短裤，手里拿着把大蒲扇，你也感觉不到土气，反而觉得洋气，很有派儿。

同样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作家，何以胡正满是灵气，好长时间我都想不明白，有时会想到他那出身上海名门的夫人，可又觉得不完全是习染，总是天性里有种异于常人的东西。没有特别的解释了，再一想，由不得想到他的出生地——山西晋中的灵石县。

莫非天降下的那块灵石的灵气，早就注入了他的血脉？是虚妄些，但也切实些。



《红楼梦》里的冬至

子安

冬至，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特殊节点，不仅是天文气象的转折点，而且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与民俗活动，是古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的生活哲学体现。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冬至这一元素虽未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但细品之下，其微妙的提及之处，既映射出贾府的兴衰变迁，又蕴含了深邃的人生哲理与诗意图怀。

《红楼梦》第十一回，是书中对冬至较为直接的描述。“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天天着人去看秦氏”，简短的话语，透露出贾府上下对这个节气的重视。在古代，冬至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家家户户会举行祭祖、家庭团聚等活动，以祈求来年的平安与吉祥。贾母对秦氏病情的关注，既体现了家族间的温情脉脉，也寄寓了对生命延续与健康的美好愿望。王夫人的话语中透露出的乐观态度，既是对病者的心理慰藉，也从侧面反映了冬至作为阴阳转换节点所带来的新生与希望的象征意义。

相较于第十一回的直接表述，第五十二回中关于冬至的描写则更为含蓄，通过芦雪庵联诗巧妙地融入其中。凤姐的“一夜北风紧”，李纨的“开门雪尚飘”，以及李纨、李纹姐妹的“葭动灰飞管，阳回斗转杓”，既构建了一幅冬日雪景图，又隐含了冬至的深意。在这里，冬至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它与自然景象、诗歌创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审美体验。特别是“葭动灰飞管，阳回斗转杓”之句，通过古老的手段（芦苇灰飞实验）来测定冬至的到来，展现了古人智慧的同时，也寓意着在寒冷至极之时，自然界已悄然孕育着春的生机，预示着否极泰来的生命哲学。

而在第九十二回中提及的“消寒会”，虽未明确指出与冬至的直接关联，但从“自冬至起逢九朋友聚会”的传统来看，这一活动无疑是冬至文化的延伸与体现。在严寒的冬季，人们通过围炉饮酒、吟诗作画等方式，既驱散了身体的寒气，更在精神上寻求慰藉与共鸣。贾母发起的这场聚会，邀请了家中女眷及亲友，既是对传统习俗的遵循，也是在家族面临种种挑战之际，试图凝聚人心、增添生活乐趣的一种努力。

在《红楼梦》中关于冬至的描写，虽然笔墨不多，却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了作品的情感色彩与思想深度。从直接的节日庆祝到隐喻的自然变换，再到延伸的文化习俗，冬至在《红楼梦》中展现出了多重面貌，既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又寄寓了作者曹雪芹对于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考。在这些细腻的描绘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会到文学作品跨越时空的共鸣与启示。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

永远的四明楼

马肆

都说我们福堂村名字有禅意，我打心底里说那是老祖宗的智慧。一千多年以前，他们一路风尘，跋涉到此。见这里地势高峻，背倚山梁，东临深壑，自西五里外才见别家村舍，便落地扎根。

上世纪40年代，福堂古建完好尚存。纵观整体布局，宛如一条由北向南雄踞盘蜒、欲冲云霄的飞龙。飞龙有龙头福龙寺，龙尾白衣圣母殿，前龙爪文昌庙、三官庙，后龙爪关公庙、财神庙。村中心建有一座工艺精良的砖柱牌楼，砖柱之上矗立四根通天圆木，圆木向上撑起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恢宏的楼宇，题额为“四明楼”，取四通八达、四平八稳之意。

四明楼就像是福堂龙一颗鲜

活的心脏。农闲了，村里写戏唱戏，原木支撑，横插木板，便是一处方方正正的戏台。那个时候，四明楼下，人马车乘，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四明楼中，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白，山西梆子唱得敞敞亮亮。四明楼上，登高望远，前观后瞻，十里八乡，久负盛名。

战火硝烟，毁掉了福堂村以及福堂道场沟的大部分遗存古迹，唯有四明楼幸存下来，于村中心雄踞巍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四明楼渐成危楼。当村民准备将其拆除时，四明楼却突然坍塌了。

四明楼倒下了，但它早已在每一个福堂人心中扎下深根。不见四明楼踪迹的四明楼下，常有三五老人随日升而出，日落而归。一群

放学的小学生被家长从中心学校接回来，定要在这里逗留一会儿，街两旁三家小卖店，花花绿绿的小吃逗引着兜里的几块零钱。外面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瓜果蔬菜的买卖也纷纷聚拢过来，高音喇叭一阵吆喝，老老少少就会赶集似的走出来。路遇熟人，打声招呼：去哪各了？四明楼啊！

四明楼到底有过怎样恢宏的气势？没有人能给予生动的描述。它却是人们心目中不可替代也不可更改的一种存在。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四明楼的建造碑文。我一直笃信，这个碑文深藏在福堂村的某一块泥土之下，默默守护着子孙后代的现世安稳。